

藏書

第九冊

(明)李 贄 著

藏書

第 九 冊
卷 廿 九 至 卷 卅 一
《名臣傳》

中 華 書 局

藏書卷二十九名臣傳

八 直節名臣

朱暉 朱穆

朱暉字文季。南陽宛人也。暉蚤孤。有氣決。年十三。王莽敗而天下亂。與外氏家屬。從田間奔宛城。道遇賊。刃劫諸婦。略奪衣物。昆弟賓客。皆惶迫伏地。獨暉拔劍而前曰。財物可取。諸母衣不可得。今日朱暉死日也。賊見其小。笑曰。童子內刀。因捨去。永平初。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。自往候之。暉避不見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

辟暉。正月朔日。蒼入賀。故事。少府給壁。是時陰。就爲少府卿。貴驕。吏傲不奉法。蒼坐朝堂。漏且盡。求壁不得。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。卽往給之。曰。我素聞壁而未嘗得見。請一觀之。主簿以授暉。暉顧召令史捧壁。主簿大驚。遽白就。就曰。朱掾賢者。勿與求。更以它壁朝見可也。蒼罷。喜謂暉曰。屬者。掾自視孰與藺相如。顯宗聞而壯之。聖主及幸長安。欲嚴宿衛。故以暉爲衛士令。再遷臨淮太守。暉好節槩。所拔用皆厲行士。其諸報怨以義犯率。皆爲求其理。多得生濟。其不義之囚。卽時僵仆。吏人畏愛。爲之歌曰。彊直自遂。南陽朱季。吏畏其威。民懷其惠。初。

暉同縣張堪嘗於太學見暉。甚重之。

具眼

一日見暉。把臂

語曰。欲以妻子託朱生。暉以堪先達。舉手未敢對。堪卒。暉聞其妻子貧困。乃自往候視。厚賑贍之。歲送穀五十斛。帛五疋以爲常。暉少子頡怪而問故。暉曰。堪嘗有知己之言。吾以信於心也。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。揖早卒。有遺腹子友。暉嘗哀之。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。召暉子駢爲吏。暉辭駢而薦友。虞歎息。遂召之。其相信如此。肅宗巡狩。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。卽拜暉尙書僕射。暉子頡。修儒術。安帝時。至陳相。頡子穆。字公叔。幼耽學。銳意講誦。或時思至。不自知亡失衣冠。顛墜阬岸。其父嘗

以爲專愚。幾不知數馬足。年二十。爲郡督郵。迎新太守。太守問曰。君年少。爲督郵。爲族勢。爲有令德。穆對曰。郡中瞻望。明府如仲尼。以謂非顏子。不足以迎太守也。太守因問風俗人物。大奇之。遂歷職股肱。舉孝廉。順帝末。江淮盜賊羣起。或說大將軍梁冀曰。朱公叔兼資文武。若以爲謀主。賊不足平也。冀亦素聞穆名。乃辟之。使典兵事。及桓帝卽位。順烈太后臨朝。穆以冀勢地親重。無暇望其有以扶持王室。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。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。又薦种暉、樂巴等。明年。嚴鮪謀立清河王蒜。黃龍二見沛國。冀無術學。遂以穆龍戰之言爲

驗。於是請曷爲從事中郎。亦好薦巴爲議郎。舉穆高第。爲

侍御史。時同郡趙康叔盛者。隱武當山。清靜自居。傳經教授。穆時年五十。奉書稱弟子。康歿。喪之如師。其尊德重道。甚爲當時所服。常感時澆薄。作崇厚論。其略曰。俗之薄也。有自來矣。故仲尼歎曰。大道之行也。而丘不與焉。蓋傷之也。夫道者。以天下爲一。在彼猶在己也。故行違於道。則媿生於心。非畏義也。事違於理。則負結于意。非憚禮也。故率性而行。謂之道。得其天性。謂之德。德性失。然後貴仁義。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。禮法興而淳樸散。故道德以仁義爲薄。淳樸以禮法爲賊也。梁冀驕暴。

不悛。朝野嗟毒。穆以故吏。懼其釁積招禍。奏記諫曰。伏以明將軍。地有申伯之尊。位爲羣公之首。一日行善。天下歸仁。頃者。官人俱匱。加以水蟲爲害。京師諸官。費用增多。詔書發調。或至十倍。各言官無見財。皆當出民。榜掠割剝。彊令充足。公賦旣重。私斂又深。牧守長吏。多非德選。貪聚無厭。遇人如虜。或絕命於箠楚之下。或自賊於迫切之求。又掠奪百姓。皆託之尊府。遂令將軍結怨天下。吏人酸毒。道路歎嗟。昔永和之末。綱紀少弛。財空戶散。百姓離心。馬免之徒。乘敝而起。荆揚之間。幾成大患。幸賴順烈皇后。初政清靜。內外同力。僅乃討定。今百

姓戚戚。困於永和。非守國之計所宜苟安也。夫將相大臣。均體元首。共輿而馳。同舟而濟。輿傾舟覆。患實共之。豈可以去明卽昧。履危自安。主孤時困。而莫之卹乎。宜時易宰守。非其人者。減省第宅園池之費。拒絕郡國諸所奉請。內以自明。外解人惑。使挾姦之吏。無所依託。司察之臣。得盡耳目。憲度旣張。遠邇清一。則將軍身尊事顯。德耀無窮矣。冀不納。而縱恣日甚。穆又奏記極諫。冀終不悟。報書云。如此僕亦無一可耶。永興元年。河盜漂害人庶數十萬戶。百姓流離。冀州盜賊尤多。故擢穆爲冀州刺史。冀部令長。聞穆濟河。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。

及到。奏劾諸部。至有自殺者。以威略權宜。盡誅賊渠帥。舉劾權貴。或死獄中。有宦者趙忠喪父。歸葬安平。僭爲璵璠玉匣偶人。穆聞之。下郡案驗。吏畏其嚴明。遂發墓剖棺。陳尸出之。而收其家屬。帝聞大怒。徵穆詣廷尉。輪作左校。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。曰。伏見施刑徒朱穆。處公憂國。拜州之日。志清姦惡。當今中官近習。竊持國柄。手握王爵。口含天憲。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。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。而穆獨亢然。不顧身害。非好榮而惡辱。惡生而好死也。感王綱之不懾。懼天綱之久失。故竭心懷憂。爲上深計。臣願黥首繫趾。代

穆校作。帝覽奏。乃赦之。聖主穆居家數年。在朝諸人又多

有推薦者。復徵拜尚書。穆既深疾宦官。及在臺閣。旦夕共事。志欲除之。乃上疏。帝不納。後因進見。口自陳曰。臣聞漢家舊典。置侍中。中常侍各一人。省尚書事。黃門侍中一人。傳發書奏。皆用姓族。自和帝熹太后以女主稱制。不接公卿。乃以閹人爲常侍。小黃門通命兩宮。自以此來。權傾人主。窮困天下。宜皆罷遣。博選耆儒。與參政事。帝怒不應。穆伏不肯起。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穆矣。穆素剛。不得意。居無幾。憤懣發疽。延熹六年卒。年六十四。追贈益州太守。所著論策。奏教。書。詩。記。嘲。凡二

十篇。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。穆爲御史時。桓帝幸辟雍。禮畢。公卿趨出。虎賁執弓者。置弓階上。公卿下階。咸避弓。穆過。呵曰。執天子弓。何說投地。即劾奏虎賁抵罪。其剛直似其祖暉。以故見忌於人。所在多被劾以去。亦與祖同。然卒亦誰不去也。而肯以此易彼乎。初。穆父卒。穆與諸儒。考依古義。諡曰貞宣。及穆卒。蔡邕復與門人。共述其體行。諡曰文忠。荀爽聞而非之。可以見其鄙矣。張璠謂朱。蔡見衰世。臧否不立。是以私議。亦謂不獲已焉耳。乃范曄論之曰。穆著絕交論。蔡邕以爲貞而孤。於是又作正交。以廣其志。夫古之善交者詳矣。漢興。稱王陽。

貢禹、陳遵、張竦。中世有廉范、慶鴻、陳重、雷義。曄蓋譏絕交也。是豈識公叔著論之本意乎。況荆卿、豫讓。歷萬世而一遇。遇且不可。又曷可絕也。曄之見益鄙矣。且夫彈冠結綬。時勢相依。正今士之弊。曄獨以爲至交。傷哉。益以見世之無交也。不待絕而自絕矣。因爲歌曰。

不須絕交。交自絕我。交已絕我。無交可絕。一絕

爰有劉峻。廣而論之。可喜范曄。不覩其辭。二絕

范氏若在。必有褒貶。著書立言。有口無眼。三絕

荆卿、豫讓。千載無雙。朱暉、朱穆。祖孫略同。四絕

范曄何人。厥膽孔大。無識無行。口復利害。五絕

欲絕交遊。先絕此囚。伯宗到。慨未足深仇。六絕

彭修

彭修字子陽。毗陵人。年十五時。與父俱出。爲盜所劫。修困迫。拔佩刀而前曰。父辱子死。卿等何不顧死邪。羣盜笑曰。此義童也。不宜逼之。遂辭去。後仕郡爲功曹。時西部都尉宰黽行太守事。收吳縣獄吏。將殺之。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力。黽怒。亦收意。掾史等皆莫敢諫。修排閤直入。謂宰黽曰。明府發雷霆於主簿。修請聞其過。黽曰。受教三日。而不舉行。廢命不忠。豈非過乎。修因拜曰。昔任座面折文侯。朱雲攀毀欄檻。自非賢君。焉得忠臣。修敢

慶明府爲賢君。而以主簿爲忠臣也。鼂乃原意而貰獄吏。後賊張子林等作亂。郡請修守吳令。修與太守俱出討賊。賊望見太守。馳競射之。飛矢雨集。修障太守。爲流矢所中。死。賊素聞修恩信。即殺弩中修者。餘悉降散。太守得全。賊謂太守曰。我輩自爲彭君降。不爲太守降也。

李善

家僮

李善。字次孫。李元蒼頭也。建武中。疾疫。元家相繼死沒。維孤兒續纔生數旬。而貲財千萬。諸奴婢共計議。欲殺續分其財產。善深傷李氏。而力不能制。乃潛負續逃出。隱山陽瑕丘界中。親自哺養。乳爲生湏。推燥就濕。備嘗

艱勤。續年十歲。善與歸本縣。修理舊業。告奴婢于長吏。悉收殺之。

若長吏如其奴婢可如何

時鍾離意爲瑕丘令。上書薦善

行狀。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。顯宗時。辟公府。以能理劇。再遷日南太守。從京師之官。道經清陽。過李元塚。未至一里。乃脫朝服。持鉏去艸拜墓。哭泣甚悲。身自炊爨。執鼎俎以修祭祀。泣曰。君夫人善在此。盡哀。數日乃去。到官以愛惠爲政。懷來異俗。遷九江太守。續至河間相。

范式 孔嵩

范式。字巨卿。山陽人。少游太學。與汝南張劭爲友。劭字

元伯。二人並告歸鄉里。式謂元伯曰。後二載當還。將過拜尊親。見孺子焉。乃共剋爲期日。後期方至。元伯具以白母。母曰。二年之別。千里結言。何相信之審邪。對曰。巨卿信士。必不乖違。母曰。若然。當爲爾醢酒。至日。巨卿果到。升堂拜飲。盡歡而別。後元伯寢疾。同郡郅君章。殷子徵。晨夜省視。元伯臨篤。歎曰。恨不見吾死友而死。元伯亦不子徵曰。吾與君章盡心於子。是非死友而誰。元伯曰。若二子者。吾生友耳。山陽范巨卿。所謂死友也。尋卒。式忽夢見元伯。玄冕垂纓。屣履而呼曰。巨卿。吾以某日死。當以爾時葬。永歸黃泉。長與子別矣。式恍然覺悟。悲歎